

日常实践视角下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嬗变与重塑^{*}

□黄 剑

[摘 要] 生活世界作为一个集中体现日常生活价值和意义的领域,具有不言而喻的亲和性,人们可以依寓于其中而获得归属感、熟悉感、认同感、确定感等基本需求的满足。现代性的扩张却让生活世界的亲和性遭到减损,具体表现为日常实践受到商业化、技术化、理性化趋势的影响,实践的内容和方式分别被分割和异化,减弱了生活共同体的维系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被弱化,生活世界本有的属性和价值也发生了变异,人与生活世界的融合关系遭到破坏。要回归生活世界的原初状态,就必须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争取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激活日常生活传统的内容和意义,而这需要作为一种长期的“生活政治”事业来进行。

[关键词] 日常实践;生活世界;亲和性;生活政治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8)06-0110-08

一、关于日常实践研究回顾

为了克服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众多学者把目光转向了具体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领域,试图在宏观秩序和结构之外探寻那些微观的、具体的日常实践的意义。海德格尔曾专门对日常实践进行了哲学思考,他分别用“操劳”“操持”“操心”等概念描述不同层次的实践,揭示生活世界及其意义是如何在人们的实践中生成的,人们是如何与生活世界发生关联的,不同的实践方式反映人们不同的“存在”方式。^[1]陈嘉映先生则批判性地指出,海德格尔的“操劳”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有明显的区别,在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论述方面,亚里士多德显得更为合理,我们不能笼统地用实践经验的专题化说明理论的发生。^[2]

舒茨在批判分析韦伯的行动概念基础上,探讨如何赋予行动以意义,他主要借助了“内在时间意识”“反思”等概念来进行论述。^{[3](P75-88)}孙飞宇博士认为舒茨的行动理论存在着一个关于现代行动者的基本假定,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在这一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展开,并且成为舒茨对于社会科学何以可能之讨论的基础。^[4]沿着舒茨开创的现象学社会学道路,加芬克尔重点关注了日常世界微观秩序的建立,他所开创的常人方法学致力于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技术,正是人们共同的日常实践建构了那种稳定的、情境性的、索引性的、权宜性的规则,特定群体在特定的生活场域会有独特的实践逻辑与法则。^[5]戈夫曼也描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的策略和技术,但是与加芬克尔不同的是他用“拟剧论”来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角色扮演和印象管理,以便形成人们所期望的印象,他把这种维护理想印象的过程比作为一种戏剧表演,用戏剧学的术语分析了社会个体和群体的交往技术。^[6]布迪厄和吉登斯则努力超越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对立,把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看成是互构关系。布迪厄认为日常实践中的规则会内化在人们的身体之中,从而形成所谓的“实践感”,这是一种前反思的、无意识的习性,是社会场域结构和规范在主观意识系统中的反映,人们正是依靠这种自然而然的实践感来主导自己的行动。^{[7](P85-86)}吉登斯为了把社会结构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他指出:“根据结构化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体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维度上被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8](P2)}在他看来,社会个体的实践受制于社会结构,但同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在建构和改变社会结构。

* 收稿日期 2018-04-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医学化社会背景下的身体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5YJC840012);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项目编号:2016WQNCX099)。

随着现代性的扩张,日常实践中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列斐伏尔眼中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技术和官僚渗透到家庭生活、休闲活动与消费活动等日常实践中,而要改变这种实施总体性压迫的恐怖主义社会,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借助相应的战略和战术进行有效的反抗。^[9]德塞都呼应了列斐伏尔的观点,在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充满了各种反抗或抵制的行为,他展示了日常生活中人们自发的各种实践策略,他称之为“实践的艺术”,人们借助他们自己的方式在都市中获得一席之地,构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生态圈。^[10]高德胜认为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理论的质疑,也是对后者的重要扩展;把大众当作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无名英雄”是德塞都理论的重要贡献。^[11]王杰文以北京某街道的“占道经营”现象为个案,试图借助经验研究来验证德塞都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当代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实践,他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对占道经营现象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思考民俗学应该如何参与建构理想的日常生活实践。^[12]陈爱国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日常实践考察,揭示了在商业社会中传统民俗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非遗传承人在日常实践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能有效地利用外来资源在现有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对传统民俗进行重组和创新,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是从一种积极务实的角度去应对市场力量给生活世界带来的冲击。^[13]

综上所述,舒茨、加芬克尔、布迪厄和吉登斯等学者注重揭示日常实践的规则和意义,试图调和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而列斐伏尔、德塞都、王杰文等学者则关注日常实践中的“权力与抵抗”,从各自的视角对生活世界的异化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对生活世界内在演变的问题继续探讨,所不同的是,本文以生活世界的亲和性为核心概念,通过对比考察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日常实践的内容和方式,来描述现代人生活意义的蜕变过程。

二、日常实践与生活世界的亲和性

日常实践作为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重复性、惯例性活动,是社会成员获得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和感受的主要途径,是生活世界意义系统建构的基础,因此日常实践内容和形式的演变会影响生活世界属性和意义的嬗变。

(一)生活世界的亲和性

亲和性是生活世界的本有属性,是指生活世界能给予其中的存在者最基本的、稳定的精神支持,从而让他们产生归属感和依恋感。实际上,生活世界概念本身就不言自明地包含了亲和性这个核心特质,亲和性是生活世界的应有之义。这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属我性。这意味着生活世界对于其中的每个人而言都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是难以复制和置换的,而这种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外人而言则未必有感,而是属于“我的”,或者“我们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总是我的存在”^{[1](P63)},生活世界中的人、事、物和其中的个体之间建立了特殊关联,这种难以割舍的关联是经过长期的良性互动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的属我性说明个体在其中拥有特殊的身份和权利,同时也有相应的责任,他必须投入相应的资源和感情,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归属感便自然而然地形成。

第二,熟悉性。由于久居其中,对生活世界中的人、事、物都非常熟悉,形成了一种稳定连贯的行为模式,人们在日常实践中可以做到习以为常、得心应手,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1](P81)}

第三,人文性。这是与工具理性相对而言的,生活世界关照了人的主体性、完整性和丰富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比较紧密的情感性关系,人伦关系的建构和处理是日常生活中核心的文化行动,并体现在当地的民俗风情之中。在这样一个亲身在场的世界里,各种事物都充满着个体性和本己性,人们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得以维持。

第四,确定性。生活世界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场域,它不像科学场域和商业场域那样把创新变化作为价值取向,而是尊重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长期的积淀会形成生活世界特有的规制和知识,用来规

范和协调人们的行动,给人们明确的生活指南和行动路线,很多地方性知识和风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消除精神困惑的功能,在这样的意义系统中人们可以依寓其中而安然自若,很少有突兀和震惊的情况。

(二)日常实践对生活世界亲和性的营造

生活世界的亲和性是在人们的日常实践中营造起来的,大部分的日常实践都是自然而然的惯例性行为,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实践习性,帮助他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形成一种稳定实用的实践策略。布迪厄指出:“每个人对世界都有一种实践知识,并且都将它运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14](P9)}他所谓的实践就是那种“在最细微、最平凡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那些实践行动——比如各种仪式、婚姻选择、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经济行为等”。^{[14](P164)}传统社会由于经济生产模式比较单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活经常融合在一起,日常生活被职业活动分割的部分并不多,日常实践保持着广泛性和丰富性,这也体现在地方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上。另外,与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社会是一个社会个体亲身在场的社会,每个人都被卷入具体的日常情境之中,彼此结成紧密的关系网络,所以很多日常实践会内在含有人伦秩序的价值取向,以此维护人们所在的生活共同体的认同和团结。日常实践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人和物进行创造和安排,无论从实践内容还是从实践方式来看,都有助于构筑一个具有亲和性的生活世界。

其一,人们通过对各种物品的制作或使用,创造了一个适用的物质生活环境。生活世界中的物质条件包括建筑、生活用品、生产用具、服饰、食物等等,传统社会的大部分物品都是人工制作,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物质文化。和工业社会不同,传统社会的物质文化还不是大规模机械制造的产物,因此会带有鲜明的人格特征,人的需求、价值观、技能等个性化要素都会投射在人工制品之中。正因为物品当中含有个人印记,反映了“我(们)”的需求和价值观,所以这些物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属我性,人们对所处的物质环境总是具有较强的“我(们)的”意识,很多物质产品是“我(们)”付出了劳动而获得的,会自然地产生归属意识。而且这些物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即是属于“这里的”,是难以被置换的,其他地方创造的物品拿到“这里”来未必适用,因为很多物品都是根据地方社会特有的生活方式来创制的,在交通不便、物质并不发达的年代,外来的物质文化很难嵌入本地物质文化之中。在传统社会的生活世界,不管物品的贵贱程度如何,都很容易受到使用者的珍视,这不仅是因为物资相对匮乏的缘故,物品对于地方社会的成员而言还有特殊的关联和意义,尤其是那些关系密切的人制作或使用的物品往往会被赋予情感因素,如“祖辈们盖的房子”“妈妈的菜肴”“爸爸的农具”等等。因此,物质环境的属我性和难以置换性使之与其中的成员建立了特殊的关联,这是生活世界亲和性的重要来源。

其二,人们对亲密社会关系的建构和维持巩固了生活共同体的存在。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有较高的融合度,这使得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可以变得更加活跃而丰富(因此产生了丰富的民俗文化),人们有很多面对面沟通互助的机会,让彼此的关系保持着熟悉性和亲密性。在很多生产劳动和公共事务活动中(如公共水利设施修建),必须有共同体成员的团结协作才能完成,这在当地社会形成一种实用型的团结机制,共同体进而形成一种守望相助的相处模式。由于人们在地方社会结成了紧密而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很多日常实践就和人伦关系的处置和秩序的建构有关,地方社会需要协调内部关系、加强社会认同,便发展出比较丰富而全面的道德文化,用以规训和引导共同体成员。传统社会延绵的历史越长,它的道德文化就越发达,这些道德文化凸显了人的存在和价值,并凸显了生活共同体的价值,很多的日常实践就是围绕着“如何做人”“如何维护集体利益”来进行,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当地的伦理规范,这些都有助于生活共同体内部的认同和团结,因而自主地营造了一个亲和的生活世界。

三、现代性背景下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嬗变:基于日常实践的分析

现代性的扩张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商品化、技术化,生活空间的城市化、功能化,社会关系的契约化(理性化)、陌生化。从某个角度来说,现代性对于人们日常实践的冲击是深刻的,脱离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们日常实践的内容、方式和意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借助这条路径可以帮我们

分析生活世界亲和性蜕变的机制,并且解释为什么日常生活中原有的文化、体验和价值会普遍性地缺失。

(一)日常实践在时空方面被职业活动和消费活动分割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经常融合在一起,人们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的地点大多离社区不远,而且他们生产劳动的过程也往往是一个和熟人交往的过程,生活场域和职业场域的交叠让日常生活的内容得以保持得比较完整和丰富,生活共同体成员的多重交往关系使得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共同体的维持和延续得以稳固下来。而在现代社会,职业活动的地点和日常生活的地点是完全分开的,于是产生了通勤族,而地点的隔离也导致了职业场域和生活场域在时间上的分割,人们上班时间和日常生活的时间难以叠合,现代人的理念就是提倡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以满足效率原则。职业活动和日常实践在时空上的隔离导致日常生活中的很大部分被分割出去,为了生计人们待在家里和社区的时间越来越少,参与家庭和社区活动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与生活共同体成员的交流也越来越少,社区生活被边缘化为一种剩余物,成了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这是社区文化和生活共同体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职业活动分割了日常生活之外,现代社会的消费活动在时空方面也对日常实践进行了分化。休闲娱乐活动是传统日常实践的重要部分,在传统民俗中有相当多是属于休闲娱乐类的活动,例如传统节日、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传统社会的喜庆活动大多在社区中进行,无论是宴会还是表演活动都是社区生活的重要部分,而且这些活动都是在共同体成员亲身参与下进行的,活动的规划、开展都是一个共同体成员分工协作的过程,人们在举办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维持了互助沟通的关系,有助于共同体聚合力的提升。但是现代社会把人们带入了一个消费社会时代,资本家运用最专业的手法去开发人们的欲望,在消费场所迎合人们的各种需求,人们在各种时尚中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在现代社会的时尚潮流面前不堪一击,当人们蜂拥而至消费娱乐场所的时候,社区生活的衰落就难以避免了。日常实践的空间转换带来的后果就是进一步抽空了社区生活的内容,原来承载人们社区活动的公共空间也被闲置,徒剩一个空壳,成了没有内容、没有故事的空间,只是一个名义上存在的场所而已,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基础遭到削弱。

(二)日常实践的“外包化”使熟人圈变得松动

传统社会日常实践的知识是由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过几代人的亲身实践和传播成为适用于一定区域的生活指南系统,用于指导日常事务、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实践知识的传授大多是在亲属或社区成员之间进行,遇到问题也多数是在熟人之间咨询或寻求实际帮助。即便是专业性、职业性较强的行业如赤脚医生、工匠、教师等大多数也是处于熟人圈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时候往往会伴有人情因素夹杂其中,并不只是纯粹的交易行为。现代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渗透到日常实践领域,致使很多日常实践成为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或服务,而且这些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具有很高的专业化水平而受到民众的青睐,于是人们可以不再花费精力去掌握全面的日常生活经验技能,很多日常实践可以不必亲力亲为,只要花钱请专业人士包办就行了。

日常实践的外包模式让人们共同协商和合作的机会减少,不像以往的社会那样为了某个事情而互相商量和互相帮助。很多日常生活的问题只要花钱请专业人员解决就行,而不必找熟人帮忙,衣食住行等需求的满足有相应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就降低了人们进入公共空间的必要性,为了一个公共物品或事务而召集社区成员一起解决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例如遭遇停电停水或房子漏水的问题,现在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专业维修人员上门服务,不一定非要找社区里的其他人来帮忙;修公路、修水渠等原来需要社区成员大规模参与的事情,现在只要由社区管理者拨款请工程队负责就行了。据调查,在粤西地区的重要传统民俗“年例”的表演、宴席等环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包现象,这就减少了人们在购买、排练、烹饪等流程中亲自参与、分工合作的机会,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培育感情和团结精神的过程,所以越来越多的外包现象对生活共同体的维系力带来了挑战。而且,在现代契约化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可以不是熟人,契约取代人情成为连接人际关系的媒介,礼俗社会转变为法理社会,人们由对熟人的依赖转变为对制度的信任。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出入人们的生活世界,熟人圈的大小和存在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陌生人社会,熟悉感和归属感则逐渐成了一

种奢望。

日常实践的外包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减少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理解,对地方社会的认知和关怀也在减少,与地方社会的疏离便在所难免。而且没有对日常生活现象亲身的、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就很难形成稳定的、系统的民俗等日常生活文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何传统的民间文化会日渐衰落。吉登斯指出,日常经验的减少和屏蔽会让人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产生困惑,应对生活事件时缺乏必要的心理支持系统,从而造成现代人的自我认同困境。^[15] (P149)

(三)日常实践的过度技术化导致人与生活环境的疏离

人类社会产生初期人们就开始使用各类器具,发展到后来每个地方都有一套适用于当地的生活用品体系。在工业化社会之前,生活用品大多数是手工制造,那么个体性和地方性的需求、知识、价值观会直接体现在物品的外观和功能之中,物品具有鲜明的人格特质和地方特色,物品和使用者之间存在一种亲和关系,这是生活世界亲和性的重要部分。进入现代工业化社会之后,大规模的机械制造取代了手工制造,人们被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所包围,这些数量庞大的物品是非人格化的机器产物,抹去了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可以被任意模仿、复制和置换。如此一来,人和物质环境之间的亲和关系被打破,可以被任意复制和替代就意味着属我性的淡化,虽然人们可以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之间流动而不会有功能方面的适应障碍,但人们和物质环境之间原有的那种特殊关联却被弱化,物质环境成了一个被工业产品组装起来的没有温度的世界,这就加剧了现代人的无根状态。

除了对人—物关系产生影响,日常实践技术化的另一后果便是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疏离。如前所述,传统社会很多的日常实践就是和同伴一起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分工协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传统,不管是家族的集体事务,还是社区的公共事务,经常需要发挥生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才能解决。而到了技术产品发达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独立生活的能力越来越强,很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借助工具就可以解决,尤其是进入智能工具时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而对工具的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商品房的功能越来越齐全,现代人足不出户便可以满足吃喝拉撒玩等基本需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小区的人却可以多年保持那种陌生的关系。传统社会那种同一个社区的人参与集体劳动的热火朝天的场面现在已经非常鲜见,因为大型机械设备足以替代几十个人的力量,完全可以高效率地完成公共设施的修建工作。另外,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对人际关系的疏离尤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脑、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普遍使用让人们之间的互动交往变得符号化和技术化,取代了原来的那种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互动,“音容笑貌”等身体感知逐渐在人们的互动交往中缺失,具有了“祛身化”的特点。^[16] 远程交流让交往对象简化为一种符号,而以符号为工具的传情达意很容易把具体的人格特征抹去,交往对象的真实性和难以替代性也被降低,因此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很难保持在紧密和深刻的层次。

(四)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使日常实践受到抽象系统的支配

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和风俗在引导日常实践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相比现代社会而言,这些制度和风俗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民间性特征,并且传统社会的变迁非常缓慢,因此其制度和风俗还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就给人们建构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日常实践路线图,而且可以适用于几代人的的人生规划,“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三十而立”“叶落归根”等民间俗语都是很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生活训条。经过长期和深度的浸润,这些日常实践的路线图内化到身体之中形成个人稳定的行动图式,消除了日常实践的不确定性和无目的性。尽管这些传统的制度风俗抑制了个人的自由,但是却可以给人们一种安然自若的生活状态,人们无须经过太多的选择和规划,只要按照世代相传的路线图按部就班地行动就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和自我认同(除非发生大的动荡或灾害),而他们的生命历程也具有了连续性和完整性。

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系统进入日常生活之后,人们的日常实践则被一套标准、统一、理性的抽象系统所规定,其运作遵循效率、契约和整合原则,有很强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具有非人格性和自主性,而且更新周期比较短。传统那种稳定的、具体的实践指南被取代,人们把宏大抽象的社会制度作为生活规划的参考坐标,

教育制度、婚育制度、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都是需要掌握的生活知识。人们的生活规划不再依赖于亲属等熟人圈的言传身教,而是转而求助各类专家的建议,而作为陌生人的专家给人们的服务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交易行为,不是带有人情色彩的关怀行为。因此,人们不仅要经常选择专家,而且也要判断专家的各种建议是否正确,传统社会那种安然自若的状态被打破,日常生活经常呈现碎片化样态,现代人时常陷入选择和规划的焦虑之中。在现代抽象系统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被精确地量化管理,生命历程呈现为抽象的时间编排,生命被数字化,生命历程变成一种量化时序形式;在抽象系统主导的日常生活中,生命历程被抽离了具体的生活故事,成了体制化的安排。^[17]人们在抽象的运作系统中开展日常实践,脱离了地方性、自主性的生活日程和时令,具体的生活故事在抽象系统中被简化为各种变量,日常生活呈现为没有差异的“平均状态”。^{[1](P66)}而“平均状态是常人的一种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1](P182)}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被打磨成庸庸碌碌的、平整的“常人”,听命于抽象的“大众”和社会系统,犹如一个缺失了主体身份和主观体验的木偶。

四、生活世界亲和性的回归:重建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

若要回到生活世界的原初状态,应当围绕日常实践来缓冲商业化、技术化、理性化所带来的冲击,其中争取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借助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去开展工作。^{[15](P215)}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生活世界的异化主要是因为日常实践的时空遭到了挤压或分割,以及日常实践的职业化、商业化、技术化、制度化倾向,这些都导致了日常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异,其意义变得单一,不能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丰富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市场系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建立一种适当的隔离机制,恢复日常实践的相对自主性和公共性,这需要在社会中形成同一种声音,发挥社会组织、管理部门、媒体等多方力量协同的作用。

恢复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作出努力。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之一就是时空的虚空化和统一化,即时间和空间脱离了具体的地域,成为一种具有统治力的坐标体系,^{[15](P18)}尽管现代社会的时空系统变得更加精确、广泛和统一,但是却难以承载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地方性的时空体系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时间和空间均和日常生活的流程和事件联系在一起,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分割和肢解,而且保持着较好的公共性。传统社会的时间观往往呈现为某种延绵的事件历程,很多人也习惯用具体的事件来记忆时间;由于熟人社会的人际关联比较紧密,他们的生命历程往往交织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时间是一种共有的时间,有着相似的生活节奏,保持着生命的共在。现代抽象时间的统一化并不意味着时间上的公共性,人们没有密切的联系,没有生命历程的交织、共鸣,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共在。此外,关于公共空间的研究已经相当多了,但是本文需要强调的是,公共空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共享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共同使用(或轮流使用),公共空间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给人们提供沟通交流的条件和动力,让人们习惯于并依赖于在其中寻找、塑造生活的伙伴。没有彼此的沟通和依赖,再大的公共场所也未必就是真正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不仅是现代社区规划出来的文化广场等场所,还可以是小卖铺、小巷子、集市、茶馆等有人气的地方,只要能聚集人气的地方都值得利用起来,公共空间的互动有助于增强居民的社会认同感,形成我群意识。

从操作层面来看,首先要在时间上设置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部分,让人们在这里共享日常生活,可以不受市场法则、技术理性的支配,因此节假日的设置和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可以运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力量,在数量上保证节假日有足够的时长,这是人们的基本福利;除了数量的保证,也要提高节假日的质量,要提倡节假日的活动回归家庭和社区,避免被消费活动过度分割,应当借助更多的集体行动和集体文化来充实时间的意义,寻找我群的价值。其次,通过社区营造等方式维护公共空间的意义,在日常实践中进行生活共同体的重建,可以引进人力、资金和服务,动员居民、社会组织、政府等多方力量参与进来,发掘社区资源,激发社区活力。通过地方叙事和集体叙事来彰显地方社会的意义,把地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发掘出

来,形成富有特色的民俗风情,社区有了自己的“个性”才会让居民有更深刻的记忆和归属感,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地方是独一无二、难以取代的,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这种眷恋之情。

总之,应当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建构属于“我们的”生活世界,通过恢复、创造和运用富有意义、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来丰富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增强日常实践的自主性和公共性,发挥其生活意义生成和共享的功能,为日常生活和自我认同提供基本的意义来源。❖

[责任编辑 秦红增] [专业编辑 程 瑜] [责任校对 石彬筠]

[参 考 文 献]

- [1][德]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2]陈嘉映.实践/操劳与理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 [3]Schutz A. 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 [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3.
- [4]孙飞宇.舒茨的生活世界理论及其进一步发展[J].学术交流,2017(1).
- [5]Harold G.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M].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67.
- [6][美]欧文·戈夫曼,著,冯刚,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7][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8]Anthony G.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M].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4.
- [9]Henri L.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1)[M].Translated by John Moore.London &New York: Verso,1991.
- [10][法]米歇尔·德·塞都,著,方琳琳,黄春柳,译.日常生活实践(1 实践的艺术)[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1]高德胜.日常生活实践与大众抵抗的政治学[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 [12]王杰文.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以北京“残街”的“占道经营”现象为个案[J].民间文化论坛,2018(2).
- [13]陈爱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日常实践考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 [1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15]Anthony G.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1.
- [16]黄剑.身体性与祛身化:一种关于共同体衰变机制的分析[J].民俗研究,2018(1).
- [17]郑作彧.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2018(2).

[作者简介] 黄 剑(1975~),江西信丰人,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广东湛江,邮编:524048。

The Evolution and Reshaping of the Life World Affi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Practices

HUANG Jian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values and meanings related to daily life, the life-world inevitably processes its affinity, where people can meet their basic needs in terms of sense of belonging, familiarity, recognition, certainty and so on. However, the expansion of modernity has greatly undermined the affinity of the life-world, which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by the facts that human daily practices have been substantially impacted by the trend of commercialization, technic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the contents and means of practices have been fragmented and alienated, the cohesion of life community have been weakened, people's autonomy and subjectivity in daily life have been reduced, the attributes and values of the life-world has been distorted and the compat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life-world has been damaged.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life-world demands the autonomy and publicity concerning daily practices in time and space, coupled with the activation of the contents and meanings of the daily life traditions. All these should be pursued and implemented as a long-term "life politics".

Key Words: daily practices; life-world; affinity; life politics